

「台灣文化的重建」研討會綜合討論

蘇芳誼 / 記錄整理

時間：2002年12月21日（星期六）
下午4：00 5：30
地點：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法律學院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主持人：陳隆志 /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與談人：廖炳惠 / 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陳其南 / 行政院政務委員
曾道雄 / 台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教授

陳隆志董事長：

本節綜合討論的主題為——「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流國家」，台灣要變成世界第一流的國家，究竟我們的目標是什麼？遠景是什麼？又該如何來實踐？希望就以上問題，就教於今天參與的各位學者專家，希望在座的各位可以提供寶貴的意見作為參考，另外，前面幾場討論，想要發表意見而未能發言者，可藉綜合討論的機會發言並參與討論。

在此我先提出一項問題，剛剛在台上的

幾位與談人早上都有發表高見，各位認為台灣要邁向現代化以及成為第一流國家要具備什麼條件？所謂第一流的國家又是什麼？從文化面來講，文化是指整個生活方式、生活經驗的傳承與累積，也就是整個國家社會生活體制的總和。除此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部分，是應該注意而沒注意到的。

廖炳惠教授：

我先講一個笑話，坎培拉大學校長兩、三年前來台灣時，我帶他去拜訪清大、交大及台北縣很多的地方。他到清大之前，交大早已將拜訪的流程傳真給他們，因為交大準備完善的資料，所以能夠與交大三長、院長以及系主任等主要負責人員進行密切的意見交流。但等他到達清大的時候，我們並沒有準備好，他上網瀏覽清大的網站，因為是中文，看不懂，全程只有進行學校介紹時以英文報告。坎培拉大學校長拜訪清大，送給清大很多東西，包括坎培拉大學的校徽以及一些重要的資料等，而我們清大校長則在對方離開之時，送了一件運動衫。隨後，坎培拉大學校長離開清大之後，問了我一個問題，要怎樣

做第一流的大學？關於這個問題我從來就沒有想過，我想過第一流的大學還沒有做過什麼事情，因為第一流大學沒做到的事情，才是我們做為第二流大學所應該思考的問題。

台灣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要推動執行任何計畫之前，一定都會先想到美國、中國，但都沒有想過應該提出自己的主張，以及什麼是自己的主張。事實上，台灣人是一個很有創意的民族，台灣人每天在想什麼東西代表微軟？什麼東西又代表哈佛大學？或是其它民族所沒有發展出來的東西。所以，台灣人能夠以更低的成本發展出一些軟體、硬體設備，由此可見台灣人其實是很聰明。但我們至今仍限於探討台灣為何無法成為第一流國家的理由，致使台灣終究只能算是一個追隨著，產業發展則處處受制於這些第一流國家。

要怎麼使台灣成為第一流的國家？我提出下列看法，第一、我覺得不要只想著我們要成為第一流的國家，而應思考第一流的國家為什麼不承認我們台灣？第二、台灣人應該要思考，如何發展出專屬台灣的文化品牌，使世界各國不敢忽視台灣所製造的產品。例如，波斯灣戰爭發生的時候，CNN所使用的無線電發射器，就是台灣所製造的產品。沒有人想到在遙遠的地方，可以用這麼小的設備，透過衛星傳送到世界各地。還有，台灣製造很多手提電腦、晶片等科技產品，也都有很多創意在裡面；但是，台灣的文化及產業卻沒有任何交集。第一流國家國民的生活水準很高，例如瑞典每十個人就有一個是合唱團團員，而圖書館每借出一本書，就獲得政府一元的經費補助，能夠獲得經費去推展自己認為重要的文化事業。反觀，我們台

灣並沒有這樣做。因此，台灣要成為第一流的國家，就要從哪些東西是第一流國家已經做了而我們沒有做到，或是他們沒有辦法做，而我們可能比他們做得更好的地方著手？這些問題皆值得我們思考：至於，台灣要發展出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出來？我想我們推動文化的國際外交，文化跟產業的結合，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像曾道雄教授所講的，我們對音樂與文學的創作要如何與產業結合，或像李喬先生早上講的，要怎麼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出來。當文化及產業得以做出來並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台灣才能變成一流的國家。

為了生活，大家都很打拚，生活水準不低，但是生活品質則不太理想，這是因為我們的文化跟產業尚待結合之故。我們看到科學園區旁邊污染的現象發現，全民扶植這些科學園區的高級精英，他們對這塊土地沒有認同，可以隨時就放棄我們，債留台灣，跑到大陸去發展，對於這些人我們沒有約束力。他們多數不認為台灣有任何的特別吸引力，這是我感受到文化生產上面，馬上就要面對的現象。另外，在社區發展的社會網絡，我們也都沒有落實過，使得日常生活內涵非常貧乏，只有在週末時出現的休閒文化。就像早上傅大為教授所強調的，台灣社會只有休閒文化而沒有深度歷史的縱深，沒有國家認同發展出來時，我們要如何產生文化認同及國家認同？假使我們能夠把整個文化認同跟產業升級整個結合在一起，透過強化教育、健保及福利、醫療體制，建立一個完整的網絡時，大家就會覺得生活在台灣是受到尊重的，因此也就能尊重在台灣的其他族群。早上有一位與會的原住民朋友提出他覺得原住民朋友在社會中不受尊重，因為

我們都說台語，還用很多方式讓他覺得沒有任何參與感，包括教科書編訂、文化生產、我們平日所使用的辭彙等，這些都讓原住民無法產生真正的認同感。這是因為，我們並未尊重原住民獨特的歷史發展的歷史方式，而僅用漢人的思考方式來想問題。

面對上述種種問題，想要變成第一流的國家，首先就要想到什麼是第一流的國家還沒有想到的問題？他們並沒有碰到類似於台灣有這麼複雜，認同麻煩的國家。我們怎麼去面對這麼多的壓力？又內部的凝聚力、文化及產業的創意該如何結合在一起？我認為讓我們日常生活化，應將生活中所接觸到的福利、安全跟主體性全盤建構一個資訊體制，並提供小孩子的教育及多元文化容忍，以及整個歷史記憶面向，思考怎樣透過一些網際網路，跟完整的社區管道相結合。我昨天參加一場會議，有人提出台灣的醫生，一些是不看病人的眼睛及臉，這種醫生對他病人的瞭解只有處方和健保費的入帳而已，並沒有真正對社區醫療體系瞭解，或是對病人身體有一種立體的感受。因此，現在有一個計畫正在推動，我們要怎樣去瞭解社區醫學跟整個醫生或醫療體制，如何進行立體化？我認為台灣在很多時候，當面對全球化、本土化所衍生的問題時，比如最近發生很多小孩子打錯針、吃錯藥，這表示台灣醫療體制、福利措施與日常生活裡面，時時圍繞高度的風險，使得我們感到在實際生活中根本沒有什麼保障。

因此，要成爲一流的國家，要將這些問題好好討論，讓大家覺得日常生活中，不只是資源必須豐富化，而且還要被我們充分掌握。文化的網絡與措施，透過教育可

以看出，但這幾年來我們政府一直沒有重視教育文化之發展。政府如果沒有經費時，第一個想到的對策就是刪減文化、教育的預算，政府根本沒有將產業與文化品牌放在一起的觀念。故雖然某些人越來越有錢，生活水準也有提升了，但是實際生活品質與整個社會教育、文化的網絡，並沒有真正整合在一起。台灣如果無法將以上各項要素整合成一體，我覺得台灣離一流國家的目標，還是很遠的。

陳其南政務委員：

關於現代化與一流國家條件的議題。事實上，台灣已經具備現代化國家的條件；如果要比現代化，台灣與西方國家的發展，相差並不多。但是爲什麼我們還不是一流的國家？台灣的外匯存底排名世界第一或第二，台灣所生產的高科技產品，筆記型電腦產量是世界第一；我們使用的通訊設備、手機或者是其它網路的普及率，在世界上沒有第一也有第二。事實上，不管是爭第一或第二，兩者差不了多少。所以，台灣的經濟、工業、通訊及金融服務，甚至文化藝術也是。怎麼說呢？台灣可以接觸到世界第一的任何表演藝術，像剛才曾道雄教授所講的，兩廳院表演節目，不是布拉格就是莫斯科交響樂團，都是世界上頂尖的，還有世界三大男高音，這些傑出者的表演，台灣都已經可享受得到。既然台灣已經達到這樣的水準，可是我們要思考一下，爲什麼我們還是覺得自己稱不上是一流的國家？

我在此提出幾點讓大家思考一下：第一、我們所說的「一流」，像剛才廖炳惠教授所講的，一流是指生活的本身與對自己的看法、對周圍環境的關心、與世界潮流的思想問題，如何結合在一起？主要是

在這個環結上，而不是過去我們一直關心的層面。在我的文章和廖炳惠教授的文章裡面，多多少少都有提到相關的思想深度。除此之外，我覺得我們跟以前的日本人有相同的感受，因為現實上受到西方的欺負，在國際地位上也沒辦法出人頭地，這種想法對台灣人心靈產生一個負面的影響，這是一種主體性對自己本身的定位。

如果自我一直定位在想要而達不到的目標上，所以始終覺得抬不起頭來。我覺得除了剛才講的一流國家的情結之外，我們還有一個大國的情結，這大國的情結是什麼？以前國民政府統治台灣時期，採取的是大國的格局；換句話說，在我們的教育體系裡面，卻忽略我們是小台灣的事實，而在教育思想內卻要我們當一個大中國。先不要講我們與大陸有什麼關係，在教育中使我們一直覺得我們有五千年的傳統，我們自認為自己是大中國，又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之一。在那種思想底下，我們要求的任何東西都要大，事實上台灣比較像荷蘭、丹麥或是瑞士等小國，應該要從小國的角色去定位。基於此，我們就不會那麼計較哪個國家外匯存底是第一名，或是台灣人口跟日本比起來不到五分之一；因此，我們如果能日本五分之一的成就時，台灣就能和日本平起平坐。

我嘗試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台灣的未來及定位，必須重新思考。我的目標是什麼？我現在站在哪裡？就像廖老師講的，我到底哪些沒有做到，使得我沒有辦法變成所謂的一流，就是英文 *excellent* 「卓越」的意思。我們所要追求的是卓越的成就，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存在很多環結。我們可以欣賞西方世界一流的文化與藝術，但是我們卻生產不出來。

現在台灣可以買到任何東西，這與以前不一樣了。像我們這些教授，如果要接觸世界第一流的知識，現在也很簡單，不像以前必須千里迢迢跑到美國或跑到圖書館去才能獲得。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台灣的本土化是一條追求卓越的切入點。我們必須要對本土的資源，從內發性的思考點切入，然後才能夠在這些方面逐步提升上來。這些思考在剛剛林教授所提出的問題中提到，日本人統治台灣是明治二十八、二十九年時，明治元年還沒有完全明治維新，經過三十年之後日本已經可以來統治台灣，並將現代意識完全現代化。

日據時代台灣人也並不是沒有出現現代意識，只是出現的時間很晚。研究文學的人就知道，1930年代日本統治台灣已經超過三、四十年，那時的台灣人稍微知道文化學會的運動、議會請願運動，我們的發展速度都是很慢。剛才還有提到十七世紀時，荷蘭人在同一時間到台灣和日本，當時的日本採取鎖國政策，和清朝一樣，但是他們的醫學從那時就急起直追，當時荷蘭人不能進入日本本土，只有在長崎那邊。台灣的情況也是一樣，但我們沒有延續下來，這是我們自己內省的問題。

台灣的潛力是很大的，目前在文化、藝術或思想方面的創意，反而越來越落後。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歌仔戲是台灣在清朝時代所發展的，那時我們的祖先從大陸福建而來，不到一百年的時間，當時大家都很窮沒有知識，沒有書可以念，但是他們卻有辦法將大陸傳過來各種藝術形式，發展出歌仔戲。我們都知道歌仔戲是台灣獨創的，但經過這麼多年一直到現在，我們就是找不到一個類似歌仔戲，在傳統藝術、現代藝術等藝術的層次上而言，足以

代表台灣文化的獨特性。當然這有兩種意思：一、按照我們祖先的基因，我們的確具有發展的能力，發展的潛力還存在；二、爲什麼我們的祖先做得到，但是我們這一代卻做不到。我們這一代已經享有世界最好的資源、資訊、環境，但是我們現在仍舊做不到。我覺得這種反省、檢討，對台灣如何變成一流的國家，值得大家來共同努力與思考的。

曾道雄教授：

台灣要變成第一流國家的路途非常長遠，不是只講一講就可以實現。剛才講到創作與前瞻性，回過頭來，經驗一定要累積，如果缺乏傳承跟累積，我們並沒有辦法積累任何東西，就好比資本以複利的方式的累積，這樣腳步才會快。有一個故事提到台灣的獼猴，進入玉米園內雖然摘了很多玉米，離開時可能只有一根，台灣目前就有這種危險。台灣如果要做第一流的國家，除了國防、經濟、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和所有的人力如何化爲國力，需要認真思考外。我認爲文化最重要，文化是可以傳承，文化包涵各式各樣的內容。我們如果要累積文化，就不能像獼猴摘玉米一樣，到最後只剩下一根，文化一定要累積並放在籃子裡，提出去時才會豐碩。

再舉一個例子，日本企業Sony的老闆大賀野雄先生來台灣訪問的時候，因爲他本身是男中音，後來又去學指揮，曾經在柏林念過書，回日本後陰錯陽差變成Sony的大老闆。我透過德語和他溝通，告訴他說，我去柏林看他們Sony公司蓋在柏林愛樂旁邊。他很高興聽到我對他說這些話，隨後則告訴我說，他在New York Times上讀到一些資料說，如果要看世界最現代化最好的劇場，應該要去台

北，也就是我們兩廳院；兩廳院當初興建時，在十五年前由德國人跟荷蘭人協助興建而成的，他要求我帶他參觀兩廳院，兩廳院的旋轉舞台，可以算是世界第一流，隨後我們又參觀後面的鋼琴設備。後來，大賀先生說要看道具儲藏室，我說我們沒有時，他非常驚訝，這就是沒有累積。因爲我們的兩廳院有那麼好的設備，但沒有workshop，沒有製作佈景的地方。事實上，我們不是沒有，而是沒有使用，我們有全世界最好的硬體設施，但軟體卻跟不上世界水準。想要做出世界第一流的東西，如果沒有辦法將經驗累積，絕對是行不通的。

在當時，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就像我們蓋的房子只有華麗的客廳，但沒有廚房、洗手間一樣，令我覺得非常丟臉。台灣在有經費的時候，並沒有把制度建立起來，現在沒有錢了，經濟實力下降時要建立制度就困難。漲潮不起航，退潮時就要擱淺，就是描寫台灣的現況。台灣還有一點很不好，我們的國家劇院缺乏一個有效率的藝術系統，比如歌劇或戲劇一系列的表演結束後，不管是傳統或是歌仔戲所有的人才都四處流竄。每年的音樂系、戲劇系、舞蹈系，有多少人年輕人畢業後，全都散掉了，政府沒有辦法將這些人力化爲國力，使這些人的能力都退步。如果兩廳院能夠這樣做：例如安排十個星期讓這些戲劇、舞蹈、唱歌表演結束後，再把這些節目繼續推廣到中南部等二十二個縣市演出，等全國巡迴演出之後，再回來繼續準備下一季的表演節目，這種制度循環不停。很可惜，現在並沒有這樣做，交響樂團只有演奏而已，不但沒有戲劇的人才、沒有管理劇場的人才、也沒有倉庫、道具

間，演出結束後很多設備就停擺了。每一次用二十幾萬元為戲劇而製作的衣服，沒有地方可以放的後果，就是全數報廢，這是非常浪費的。如果可以將這些戲服買下來，供給各學校巡迴演出使用，這樣不就可以延續其生命，否則沒有累積怎麼向前走？所以這是很嚴重的現象，至於台南的塩水烽炮，弄得非常熱鬧，但蜂炮結束之後呢？文化水準是否提升了？那算是台灣的文化體質嗎？我認為那不是優質文化。

因此，今天我們要提升文化水準，就是要累積，然後才能夠自我提升。陳其南教授剛才提到的，台灣不要太自我膨脹，應該向荷蘭一樣，建構出社區總體營造的社區主義，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台灣必須要落實基礎文化建設，社區就像堆磚塊一樣，一直疊起來才能蓋大樓，如果前面都沒有做好就想蓋大樓，連地基也沒有做，最後一定會倒塌，怎麼蓋大樓？

總之，最重要的是創作之後，必須要有傳承與累積，接下來的文化才會發展起來。舉個例子，我們參觀國外的歌劇演出，今天演茶花女，明天演卡門，後天又演出蝴蝶夫人，之所以能夠不停地演出，是因為他們都有準備一個貨櫃，演完之後立刻按不同的表演內容，在倉庫內分別存放，同時將所有服裝、燈光等設備，全部輸入電腦。而不是像我們一樣，買一個，用玩就丟一個，全世界沒有像我們這麼浪費，這種用完即丟的態度，讓我們沒有辦法累積。我曾向文建會陳郁秀主委建議，政府政策應該要改變一下，省交變成文建會管，你主張陳澄雄指揮不能兼任團長，這樣很好，但文建會為何對市交沒有任何意見。我告訴她說，妳是中央政府，文建會怎麼可以一國兩制嗎？文建會應該去文

市交，目前團長兼職是不對的，因為人事權跟審查權不分，會有運作上的問題，為何行政跟藝術不分開，而要搞在一起，文化絕對不能一國兩制，制度是必須要落實的。

因此，當大賀先生問我的時候，我很不好意思。他告訴我，日本曾有人向他募款要求贊助成立歌劇院，他對前來募款的人說，如果沒有設立服裝專用、燈光或道具的儲藏室，他絕對不會出錢。所以，現在在日本他們成立Opera house後面都設有專用的儲藏室，任何道具或服裝，用完後掛起來，明天還可以再穿，或以後巡循環使用。所以，累積、創作、與傳承是很重要的前瞻性的東西。

陳隆志教授：

剛剛曾教授強調創作、累積、傳承的重要，可見台灣要變成第一流的國家前，需要努力的事項實在很多。我認為台灣要做世界第一流的國家，第一、要做世界第一流的國家以前，先要變成一個正常化的國家。目前台灣的現況，像似一個國家又不像一個國家，國不成國，到底要認同哪一個國家，不同層次的人都不相同。所以，要成為正常化的國家，正名定位不能含糊不清，台灣在二十一世紀要生存發展，要將台灣建設為第一流國家的抱負時，一定要認同台灣為自己的國家，是一個海洋文化的國家，與中國一定要分清楚。

以前累積下來壞的名字，讓我們造成很多困擾，這是一定要解決的。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就要推動正名，定位為一個有自尊、自信心的國家。我們向國際社會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是要加入聯合國，連提出申請都不敢，害怕中國會有什麼反應，可見台灣目前還不是正

常化的國家，否則怎會說一個國家的決策，處處受制於他國。

就文化的觀點而言，在現今世界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就是民主、自由與人權。我認爲第一流的國家一定在民主、自由、人權方面有確實落實，而不是口號而已。第一流國家一定要有文化的主體性，在民主、自由、開放的國家中，對各種活動、價值的創作、分享，一定要同成同享、全民的參與。一個第一流的國家，並不僅僅需要內部的安定，國家的安全很重要，國際社會的參與也不可忽略。既然我們是一個國家，就是國際社會的一份子，是不是在國際社會有我們應有的地位？從加入國際組織爲例，台灣爭取加入WHO應該以會員國的身份去申請，但是我們卻以健康實體的身份申請爲觀察員。世界衛生組織有一項特別的規定，每一個加入的會員，只需要有會員國二分之一以上國家的支持，沒有否決的問題，也沒有三分之二的問題，作爲一個觀察員與做一個會員國是同樣的條件。但是政府決策的人，到最後都是降低標準，認爲只要申請觀察員就好了，這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才不會緊張、對我們才不會有什麼不利的行爲。要有國家的自信，才能走入國際社會。從WTO到加入聯合國，加入聯合國是必要的。有人問聯合國的功能是什麼？要參與世界政治中心、世界國際舞台，我們要有自信，也就是我們一種最起碼對自己是一個國家的自信心，如果沒有這種自信，自己又沒有爭取表達的機會，沒有人會替我們講話。這裡又牽涉到國家認同的問題，國家認同的問題在外國一般不會發生。在台灣總統的選舉，影響到國家是不是存在的問題，這是很特殊的情形。因此，要作爲第一流

的國家，台灣需要努力的地方很多，無論是軟體還是硬體，該怎麼做？與今天的主題都很有關係，傳統與創新，到底我們有什麼傳統？有累積到什麼？傳統的特質是什麼？是不是可將傳統與創新密切結合起來。所以，這個傳統是隨時代進步，隨時代的環境來適應、進展、生長的傳統。另一方面，本土化與全球化的衝擊，不只是對台灣而已，有人認爲全球化就是第三世界國家一種不公平的發展，但是我則認爲全球化與國際關係密切依存關係是不可避免。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台灣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的衝擊時，到底要如何將已有的基礎、信心的作法，面對全球化的壓力與衝擊，以求得平衡。我們台灣人的命很堅韌，大家很打拚，實際上每一個人的聰明才智結合起來，可以產生相當的力量。

關於現代化意識的形成，陳其南教授特別在他的文章裡，講到十五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再經過宗教改革、科學革命、產業革命到今天高度資訊的社會，經過這種程序，我們很需要現代化。如果能夠對現代化的內涵、進展，有較深度瞭解的時候，就會產生出台灣文化的深度。剛剛討論到建立第一流的國家時，曾道雄教授特別強調，文化要創造、要傳承、更要累積，尤其要有前瞻性，這些都是正確的。我們需要的第一流的國家，保有自我的能力與作風，我們要從根本處，透過全民的力量、認同、信心，做事從最根本處好好來做，潛力就能夠好好發揮。在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遇到問題沒有關係，但遇到問題要如何來解決，要用理性來思考、集結全民的力量來考慮的時候，台灣就能夠成爲第一流的國家。第一流的台灣

國，是一個大海洋的文化，大海洋的文化是一種互相包容、忍耐、尊敬、團結合作的精神。這種台灣精神，應該是一個很大的優點；此外，我們一再強調，應該結合目前我們的科技能力、各種活動、各方面的進步、不論從媒體或硬體，都可以密切聯結起來。上述這些理念與精神，應是建設台灣成為第一流國家很重要的方向。

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陳延輝教授：

剛才諸位教授的報告與感想，我站在政治思想的角度來看，台灣人的政治思想應該要回到台灣本土政治發展的歷史上，尋求台灣政治思想的現代化。而站在政黨政治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政黨政治有其實際性、形式性，但是實行的時間僅有兩年而已，我們還要努力打拚才能現代化。從責任政治來看，台灣過去也有很內閣制、聯邦制、專制封建制度的政治運作。我認為台灣現在欠缺的是，在1945年以來的歷史觀沒有新突破。台灣人本身要覺醒，以台灣這塊土地出發。當然，若以東京統治的時代來看，也是要接受已有的內閣制去瞭解；以荷蘭時代的角度來看，Fredrik Coyet「Neglected Formosa」－怎樣失去台灣的這本書來看，統治台灣是相當的自由民主化。所以，我的建議是，要讓台灣政治更現代化，要以回溯批判過去許多的政治制度，包括國民黨的政治、平埔時代的政治制度。

高銀化學公司鄔宗明董事長：

我認為要建立一流的國家，應具備下列幾項要件：一、國家的認同一定要一致化，對不承認國家的派系一定要不客氣的強勢批判。二、對憲法的全盤翻修，希望建立總統制、三權分立、上下議會的一流憲法。三、民族的尊嚴、自信自愛一定要

建立，應該要標榜與宣傳。四、對文學、藝術、戲曲、音樂、體育等要在國民心裡深根。五、法制要嚴明。六、誠信教育要落實，教育訓練要以誠信為中心思想，對詐欺罪、侵佔罪、誹謗罪應加重處罰。七、思考力的強化，過去的反應教育變為思考教育，所以考試不要出是非題，儘量出問答題。最後一點，全民的衛生要強化。

與會者：

我是以比較生活化和晚輩的身份來分享一下我的感想，我想這個主題是台灣文化的重建。所謂重建的話，是不是被破壞過，所以要重新建立。既然是重新建立的話，必須有過去才有現在、未來。現在我想要說的是，是不是我們把過去的包袱看得太沈重，然後在未來我們也把題目設得太大了，什麼都要第一流的，第一流做不好就會變二流的，這樣不太好。另外，是不是在政策上面有一種所謂的菁英領導，然後常民政策，這樣的一個思考方向。目前我們研討會在台灣很蓬勃，也就是所謂的主流學術思想在帶領這樣的走向，尤其文化是很需要的，我的感想是，是不是我們的主流文化可以再介入有傳統的一些公益，或其它一些非主流的東西，也能夠到我們的檯面上來，跟我們實際的生活結合在一起。

與會者：

要鑑定一個國家有沒有一流的文化？從音樂會上就可以判斷，音樂會表演的一流節目，若沒有一流的聽眾來配合，上面在唱，你下面也在談話，上下在拚，這就是沒有文化的行為。意思是說，有一流的人在演唱，而聽眾要有一流的風度靜靜來欣賞。我坦白講，在台灣從北到南，台上的

人在表演，台下也有人在大小聲說話，尤其現在行動電話這麼普遍，隨處都有人在接聽電話，這是一流國家人民的行為嗎？所以，小弟剛才才講：我們要引進好的文化，但也要尊重公共道德。

最後，補充剛剛有人提到台灣燒紙錢的問題。燒紙錢這個問題很嚴重，去年在一個朋友的飯局上，聽到台灣進口紙錢很旺，去年的進口貿易統計是兩、三百億元，每一次大型的廟會，一次幾百萬就這樣燒掉了，那些紙錢不但是錢，也是國家的資源，因此，坦白講我反對這種的信仰文化，我剛才講的好的文化就留下來，尊重公共道德等，燒紙錢這種不好的就要取消掉才不會讓別人笑。

與會者：

我現在要講的主題是廖炳惠教授早上所講的，本土化與全球化的挑戰。本土化與全球化這 localization 與 globalization 的對應，我是覺得不要一直強調本土化，我們該以本國化就是 nationalization 來做我們的主軸，我們國家的定位才會比較明確，大家覺得如何？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洪茂雄教授：

我提出一個觀點就是，在做一流的國家，我的看法是一定要有一流教育的內涵。我們過去的教育很失敗，因此沒有辦法教育出很有水準的人民。在此，我舉兩個例子，今年夏天我有機會去波羅的海和芬蘭，芬蘭的人口比台灣少，土地比台灣大一點，但是芬蘭不可否認是一流的國家，它在歷史上受過沙皇、蘇聯的壓迫，而且也發生兩次戰爭，戰敗後割地賠償。但芬蘭現在是一流的國家，為什麼？文化上，它的語言很特別，和匈牙利多少有點關係，而在地緣政治上，兩邊分別有瑞典

和俄羅斯；芬蘭在兩大民族之間，可以發展成一流的國家，它的經驗有達到我們參考的價值。像是有個很好的音樂家，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的芬蘭頌，西貝流士喚醒了芬蘭的子民，並對芬蘭走向現代化，使芬蘭可以做一流的國家有很大的貢獻。我們台灣有很多音樂家，為什麼不寫個「台灣頌」來提升台灣的民族意識，注入台灣文化新的活力。我很同意陳教授的看法，我們要去創新，我覺得在這方面我們作得不夠好。第二，國家認同的問題。我以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為例，愛沙尼亞國內俄羅斯民族佔28%，拉脫維亞俄羅斯的民族佔32%，比例都很高，比新台灣人在台灣的比例還高很多，但是這些俄羅斯族在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在那邊生活近百年，土親比血緣親還重要。愛沙尼亞境內俄羅斯的民族，認同愛沙尼亞的比例七成以上，他們接受現在的國家是愛沙尼亞，雖然愛沙尼亞過去曾是蘇聯的一部份，他不會想和俄羅斯統一。但是很奇怪，我們在台灣的很多新住民，還是認同一個中國，這個中國對他來講是那麼陌生。所以，我們要改革舊有的教育內涵，那個大一統的史觀或是大民族的迷思，一定要打破。

萬國電器賴維新董事長：

關於認同我有一點意見，其實現在政府之外，推廣本土化這是應該要做的事。我知道連戰到美國時，公開表示他很驕傲，他是一個中國人，可見不管是連戰還是宋楚瑜，他們認同一個中國，跟我們心裡的，我和陳教授都是很愛台灣的人，不過，我們認同的這個中國，應該是中華民國也好、台灣也好，我們是很愛台灣，不可以像他們一樣，在台灣享受特權和賺很

多黑錢，不過他們都說愛台灣，不知道要怎樣來解決這些讓人民感到混亂的問題。他們說他們所愛的是中華民國，事實上，就是中國，這是騙人騙己的事。如果不能經過一個公眾辯論之類，讓大家瞭解，什麼人應該是愛台灣、愛中華民國也好。我過去曾去過義大利住在飯店時，以前我們一直跟別人講我們來自「Republic of China」，但是他們聽不懂，最後才問我說是不是來自「Small China」，隨後又問我說來自「蔣介石」那邊來的。我回答說我是台灣來的沒有錯，因為政府一直要求我們說我們的國家是R.O.C.。我們每次出國就會製造外國人的麻煩，為什麼大家不直接說我們是從台灣來的，正名就是「台灣」。有一天，假使那邊的中國也是相當的民主自由，我也希望我們能好好相處。目前中國用武器來恐嚇我們，我們實在不應說台灣要與中國統一之類的話，以前我們講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或是說統一中國大陸，是講好玩的，大話根本不能一直講。我希望在座比較能影響台灣民意的各位貴賓，能提出一些讓眾人瞭解的主張，而不要只讓某些人嘴巴只是講講愛台灣，好像都是民進黨的政府執政之後，經濟變不好使人民生活在痛苦之中，需要這些政客來解救，我很害怕，他們到底想救哪裡的人民？

與會者：

我剛才聽到各位先進很多意見，我覺得很感動，我舉了六次手才說到話。我呼應剛才那位小姐的話，因為我是從事大眾傳播業，我的工作常常接觸主要是五、六、七年級的台灣人，我剛才聽了很多人發言之後，我們應用很好的方法來讓這些年輕人接受愛台灣或是國家意識的理念，因

為他們是未來台灣文化的創造者，也是繼承者，所以我們要用對方法。在我跟他們的訪談過程中，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你跟他們講愛台灣、覺醒，或是台灣主體，他們根本不在乎。所以，我們在談論台灣如何成為一流國家之前，必須先要有一流的生活，就是台灣人如何透過文化，一流的文化能帶給我們一流的生活，這樣大家比較能接受。第二，我覺得在我們成為一流的國家、有尊嚴的國家之前，我們一定要尊重台灣的土地跟自然。因為我前一陣子陪著來自北歐與日本的朋友，環島玩了七天，我看到垃圾山跟廢土比古蹟文化多；也看到無數崩塌的漂亮古蹟、歷史建築，而粗俗不堪的現代建築卻一直冒起。在這方面如果沒有辦法從一流生活的角度開始，就是文化認同可以創造成一流的生活，進而創造一流生活、一流文化之後，我們的土地跟自然，生活環境就非常自然健康、輕鬆自在的話，否則就算我們認同台灣，我們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主要優良文化的前提，我覺得應該從優良的生活品質開始。

長老教會許石枝先生：

我從早上到現在聽了很感動，不過牽涉的層面很廣，想要建立台灣文化的重建，我相信眼前所看到的、所應該改正的部份，與我們回顧戰後日本留下不少好的文化精神比較來看，已經差很遠，這是台灣人五十多年來受國民黨政權統治後最大的損失。簡單的說，威權統治之下明哲保身的方法，就是有耳朵沒有嘴巴，千萬不要牽扯到政治。為了安撫台灣人不滿的情緒，政府就鼓勵安和樂利，既然政治不能碰，台灣人就認真賺錢，造成台灣人現在一切向錢看的態度，無論什麼生意、或見

不得人的事情都做得出來，像檳榔西施、公然說謊話的政治人物，這對我們而言，是一種錯誤的教育示範。所以，剛才提到燒紙錢等迷信之行為，從這些看得到的現象，我們應該透過政治方式、政府或是媒體，社會制裁等方式，交由政府提出具體措施一步一步來改進。

台灣二十一世紀婦女協會葉賽鷺理事長：

我有很大的感受與很大的啓示，第一、台灣文化可以說是一個包容的文化，內涵包括西班牙、荷蘭，剛才也有講原住民、舊住民日本、新住民，甚至還有歸化為台灣的外國女婿、媳婦，還有一些像長老教會的前輩，很多外國人、傳教士等，也都認同台灣，甚至可以歸化為台灣。所以，台灣的文化是一種包容、尊重的文化。第二、台灣文化的重建應該是台灣主體性文化的復建。我的意思是應該要恢復過去應有的風貌、風格，而不是霸權中華文化壓迫台灣文化後所產生的扭曲文化，所以我們現在要恢復台灣文化原有的風貌。第三、推動本土化運動，目前國人對於國家的認同，到底你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尚有爭議。台灣進行的本土化運動，與全球化並沒有衝突，對彼此都有利益、且都可獲得幫助。我本身是念法律，最高法院的法官退休，我現在擔任台灣二十一世紀婦女協會理事長，台灣二十一世紀婦女協會是一個關懷本土、熱愛台灣，和走向全世界的一個婦女團體。我覺得強調本土化，有的人就把它扭曲為狹義化，其實不然。每個國家如果沒有自己的特色，要如何國際化？家父為台灣歌謠的創作者，像舊情綿綿、淡淡暮色、思慕的人，都是她所創作的歌曲。如果沒有了自己的特色，在國際社會上你唱外國的歌劇，會唱得比那些外

國人好嗎？因為外國人他們獨特的發音、唱法都比你好。但在台灣，像我父親所寫的歌曲—淡水暮色，由洪一峰先生作曲。我唸裡面幾句歌詞給大家聽：日頭將要沉入西，水面染五彩，男女老幼在等待，漁船逗回來。你看台灣的文化，當你唱出去，看到台灣獨特的文化內涵，表現出台灣的特色。我們不是排斥國際化，外國文化我們可以去欣賞、共鳴、感受、學習，但是我們要有本土化，發展本土化才可以在國際上站起來。外國人不會專程來台灣看歌劇茶花女的表演，一定來看台灣的原住民、客家、台語，或是其它較有特色的文化。所以，我覺得本土化不是很狹義的在地化，本土化是要發展其特色，在國際上站起，在國際化之前要先有本土化的特色，然後才能欣賞其它國家獨特的文化，這是我的心得供大家參考，請指教。

與會者：

從這次台北的選舉可以看出，剛才曾教授所講的，台北要變成台北王國了。再十五個月以後，是台灣命運的存亡關鍵的時候，所以台灣文化的重建在明年2003年非常重要。因為現在中國運用大量金錢透過媒體介入台灣，因此，你可以發現捷運報免費送，你可以看裡面的內容，大部份都是散播中國的文化，中國文化侵略台灣是非常嚴重。剛剛在台上有一位教授講一句話，「網絡」是中國的用語，我們台灣叫「網際網路」，我們在生活中，很多中國的文字都無形滲透到台灣的文化裡，所以大家一定要從現在開始非常的努力，不要讓台灣變成中國化。

與會者：

主持人，有個問題想請教，什麼是一流的國家，它的內涵是什麼？什麼是一流國

家的國民？它的內涵又是什麼？我們剛剛的討論中，並沒有探討出來。我認為這關係到對自己生活人文鄉土的感情，如何賦與人文鄉土一切的生命力，這是很重要的問題，不管是五十年、一百年來或是四百年來所發生的一切，都應該對鄉土人文注入新的生命力，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是不是正確？

與會者：

我在想重建的問題是在如何應用、具體的內容是什麼？剛才有人講，我有同感。要補充的是：在法制方面，是不是有認真在執行？很多法條都沒有在實行，像交通車輛很多，在台北市都有在罰，開車的人大多有被罰到，摩托車太多，所以交通很混亂，沒有改善；衛生方面也是一樣，找廁所聞臭味就知道廁所在那裡，像在中國訪問時，找廁所只要聞臭味，就知道廁所在那裡。現在我們的洗手間的臭味一直無法改善，應該如何作？

廖炳惠教授：

大致上，對於各位的評論，我沒有什麼意見，只有在本地化和本國化，這個觀點上有所不同。其實全球化之後國家已經變成一方面對國防、健保其它方面加強之外，現在國界與國家的概念，消費習慣也慢慢改了。所以，台灣常被講是「a state without nationhood」，是一個政體但不是國家。我覺得剛才講的一流的國家，一定要有一流的文化和生活、教育，要怎樣有一個繼承、傳承，要怎樣去創發，這是我們從事學術外交、文化外交以外，還可以從中凝聚內聚力，並透過文化、教育複製的方式，來改寫教科書和所有歷史關係的古蹟展示的空間，使大家覺得人親、地親的關係是很密切的，用這個方式才能夠凝

聚內聚力，具體融入在教育之中。此外，還可用電影、藝術、舞蹈，像江文也1926年在柏林，用台灣舞曲參加第一次的奧林匹克音樂節（Olympic Music Festival Schedule）參加比賽獲得第二名，這是很光榮的事情。我們應該多做一些這類的事情，才能將整個本土化的成就走出國外，讓人家看到我們是全世界有特色的國家。

陳其南政務委員：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台灣的主體性和認同的問題，其實台灣內部可以說現在進行一個戰爭，叫做文化戰爭、認同的戰爭，剛才很多先進都有說到這個問題。要從是戰爭，其實應該要有策略配合，我提供一個意見，這種策略在以前義大利馬克斯主義者葛蘭西對這些已經探討很多。換句話說，要怎樣得到文化霸權的問題，文化霸權其實不是很好的翻譯名詞，我覺得應該是文化主導權或文化的影響力。所以，現在有兩種意識形態，看那一種意識形態如何壓過另外一個意識形態。有些人質疑阿扁總統怎麼不主張獨立或是做其它意識形態的改變。這主要的問題是，我們根本沒有掌握到整個文化的霸權。我舉一個文化霸權的實例，像早期國民政府來的時候，實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那一種用政治力或是用國家機器去掌握、去影響、去控制的，是沒有效的，因為它一夜之間大家都立刻翻過來。所以，像那種用政治力去影響，不是長久之計，最主要的是人民要自願同意、集體的同意，同意感覺到這種價值觀是我要去追求的。因此，葛蘭西提出文化霸權的有機知識份子的角色是這樣的意思。我們怎樣做有機知識份子，其實是台灣主體性建立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不是我們自己在裡面談就可以解決問題。今

天在座有幾個社區工作者，我覺得他們都在做這些代誌。譬如，有個外省籍的朋友王先生，他是饒河街社區的工作者，其他還有很多人也都作這一類基層文化紮根的工作。我們一定要走出去，要從基層慢慢去形成，才能可以永久建立台灣的本土意識。

曾道雄教授：

剛才聽到一個年輕小伙子提出環境保育、自然生態保護的問題，令我很感動，覺得年輕這一代會有這種想法，我看到台灣未來的希望。還有，剛才也提到認同的問題，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有一次我到加拿大去，正巧在多倫多有一個小孩的棒球比賽。有一個台灣家庭的小孩不但會說英文，也會說台語，當他看到台灣的球隊跟美國比賽的時候，他都會替台灣來的球隊加油，希望台灣的小孩可以贏，但是第三場加拿大隊跟台灣隊比賽的時候，他會替加拿大加油，卻不是替台灣加油。對認同而言，剛才講土親，就是你在加拿大的時候，雖然他是台灣小孩，但是他在加拿大則是加拿大國民，因此，比賽的時候，他替加拿大加油，而不替台灣加油。但台灣隊跟美國隊比賽時，他替台灣加油，則是血統的感情，小孩就是這種想法，我就是一個關於認同很好的例子。

至於，我們政大國關中心洪茂雄教授講到芬蘭頌的故事。在此我作一個說明，有一次陳唐山請我去指揮一場表演，我就演出芬蘭頌。芬蘭受蘇聯政治壓迫，但芬蘭那時候所用的高貴語文都是瑞典話，芬蘭的文化並沒有主體性，他們是一步一步慢慢走出來，這是一個例子。我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大家都聽過阿馬迪斯莫扎特，在當時所表演的都是義大利的歌劇，哪有

德國的歌劇，德國的歌劇在當時是不登大雅之堂。所以，德國人要唱歌劇必須用義大利文唱，德國的韓德萊去英國表演歌劇也是唱義大利文，但是莫扎特就是不用義大利文，而用自己的語文做出歌劇。所以，你有這個觀念、學術能力，就要自己去創作出來，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人的觀念創作。台灣今天除了技術之外，還有國際觀、本土觀，我覺得沒有衝突。最後一句話，台灣人經過國民黨統治五十年之後，精神有點墮落，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有廉恥，事實上，台灣人最寶貴的遺產就是廉恥心。以前台灣社會貧窮時，光著腳走路沒有什麼，我們並不覺得丟臉，但偷摘別人的甘蔗會覺得丟臉，這種精神現在已經沒有。所以台灣需要進行心靈建造，廉恥心、責任感、反省力這三點，台灣要做為第一流的國家就欠這三種，否則我覺得沒有辦法達成。

陳隆志教授：

關於台灣人的定義，凡是所有認同台灣是自己國家的人，不分族群，都是台灣人，而不只是愛台灣而已，江澤民可能比誰都愛台灣。所以，認同台灣是自己國家的人，才是真正的台灣人。在總統的選舉或立法委員選舉的時候，候選人本身認同台灣是自己的國家，或認同中國是自己的國家，這是必須要分清楚的。假使有人提出未來與中國統一是其目標的時候，那種人顯然是將中國視為他的國家，我覺得如果能夠區分清楚，對我們國家的認同是很有幫助的。

還有人提起我們都沒討論到一流國家的內涵。實際上，我以前也有講過，可能在這裡沒有必要重覆，受時間的限制。假使要簡單的說，一流國家的內涵就是具備民

📁 台灣文化的重建（下）

主、自由、人權、文化的主體性、全民的參與、各種價值的同成同享，尤其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正常化的國家，一個人文科技國、國際的參與、國家的認同、自信、自尊。今天所講的台灣文化的重建，第一流的國家應該從第一流文化的建立開始，當然在這方面，政府要負很多責任、也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要做一流的國家時，每一個人有很大的責任、權利、義務，從你我開始做起，這是台灣要做世界

第一流的國家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動力。

今天會議舉辦到現在，看到大家精神還是很飽滿、很踴躍來參與到最後綜合討論，很感謝今天的主講人、與談人，我們每一位在座的來踴躍參與。希望這是進一步來關心的起點，台灣要變成怎樣的第一流國家？建立怎樣的主體性文化？需要大家共同繼續來思考、關心、用身體力行來實踐，感謝大家。 ◎